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猛光侍縛迦　金光醫羅鉢　鄔剌陁得果
妙髮鉢持油

爾時猛光王默自思念我今嬰此不瘳之病日覺有增欲設何方令得療愈應可召集國內醫人療我此病作是念已所有醫人皆悉召集王即報言我有此病不能眠睡可共療治諸醫白王此病非常我等諸人無能療者然王舍城頻毗娑羅王有子名侍縛迦爲大醫王衆所知識具大智慧能療斯疾時猛光王遣使賫書往頻毗娑羅王所書曰白影勝王可令侍縛迦大醫暫來相見欲有所療幸不見違若不來者當須多貯草穀兵衆相迎時頻毗娑羅王得書讀已生大憂愁掌頰而住作如是念若遣我子後恐更來須即隨言我境便是附庸之國若不與者彼國兵强倍相撓擾

根本說一[illegible]

時侍縛迦見王憂色跪而白王何故憂悒王曰由汝多能解此伎術令我頻憂知更何道又白王曰請說其事是時父王具陳書意時侍縛迦聞已白

之國若不與者彼國兵強倍相構擾
時侍縛迦見王憂色蹙而白王何故憂

惱王曰由汝多能解此伎術令我煩
憂知更何道又白王曰請說其事是
時父王具陳書意時侍縛迦聞已白
王願賜教命奉旨當行王報言子彼
猛光王性極暴惡不論善否但起瞋
心即皆煞害恐行無道枉殺汝身侍
縛迦曰若不能自護己身何名醫也
惟願大王勿生憂苦我赴彼期王曰
隨汝意行善須防護勿令我及國人
中宮大小共生憂念重白王曰願勿
懷愁必無斯理我觀病勢方便消息
令彼不瞋王便默然時侍縛迦問來
使曰彼猛光王今患何病何所宜食
何不宜耶是時使者具陳病狀大醫
聞已以蘇合膏色如酒色味如酒味
香如酒香既合成已選擇良晨陳設
嘉瑞別其親屬與使同行行往嗢逝
尼國路次曲女城於彼城中有一醫
童聞大醫王欲向嗢逝尼國持一訶
梨勒果奉上醫王既得言交共申莫
逆問童子曰彼猛光王患如是病汝
等何故不為醫療童子荅曰彼王所
患不得眠睡宜與蘇治王性憎蘇唯

愛於酒又性暴惡若有人於王前說
蘇即所

等何故不爲醫療童子答曰彼王所
患不得眠睡宜與蘇煎治王性憎蘇唯

愛於酒又性暴惡若有人於王前說
蘇即斬其首爲是醫人知王性惡悉
皆逃散無敢治者是時醫王報童子
曰法弟當知我爲彼王以蘇合膏與
酒無別汝可與我同共往彼若我現
相方便指授汝可斟量而與其藥汝
可住看我當出去王病差後我當賞
汝亦令彼王多賜汝物童子言好遂
共進發漸至王城時猛光王聞醫王
至便作是念彼侍縛迦者既是王子
復是醫王應爲盛禮迎入城闕時王
即令嚴飾城郭修理街衢陳設儀仗
王及太子群寮人庶皆悉出迎是時
醫王便與無量百千人衆前後圍遶
共入城中時猛光王待彼醫王歇息
之後歡顏慶慰問醫王曰我有警覺
病不得睡眠令時極重宜爲療治醫
王答言我當爲治然須藥物其藥多
在諸國及餘城處唯我能識餘人不
知或餘人知我不能識或有俱識或
有近者或有遠者唯願大王與我賢
善母象隨意取騎時王答言善哉隨
意王命調象人曰若大醫王須賢善

象任取乘騎汝等不應輒爲遮止告

善母象隨意取騎時王荅言善哉隨
意王命調象人曰若大醫王須賢善
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三 第四丈 畤
象任取乘騎汝等不應輙為遮止告
諸大臣并守門者曰醫王或可旦出
中還中出夜至乘賢善象須有出入
隨意莫障諸臣及守門者奉王教已
不敢留礙是時醫王取象乘騎或於
白日或於夜半来往不恒人無怪者
時猛光王報醫王曰何不醫療荅言
王且洗浴既洗浴已令王噉食時王
既食了已侍縛迦白王我今將得摩
伽陁國上妙美酒王令可飲時猛光
王生大歡喜云可將来是時醫王令
伴童子現相指授取尒許来王既得
藥尋即服之既服藥已王便睡著是
時醫王知王睡已遂乘象走至其夜
半王遂睡覺即便噫氣遂聞蘇氣王
乃大瞋令諸左右急可捉取侍縛迦
来當斬其首是時諸人即皆往捉既
知走已便白王言今覔不見走將遠
矣王更大怒便喚飛烏乘韋山大象
速趂醫人繫頂將来當斬其首如若
見時彼解幻術與汝藥物皆不得受
是時飛烏既奉王命乘第一象急往
追趂尋其象跡至菴摩羅林飛烏趂
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三十一 第五丈 畤
及喚言大醫王喚速来荅曰汝須急

是時飛烏既奉王命乘第一象急往
追趁尋其象跡至菴摩羅林飛烏趁

及唤言大醫王唤速來荅曰汝須急
來食菴摩羅果飛烏荅曰我奉王命
彼解幻術所與之物不須受取報曰
汝不須怖今既飢渴我取一顆菴摩
羅果各共食半飛烏即念共食一顆
豈有術乎醫王取一菴摩羅先食半
顆餘殘半者於指甲中先藏毒藥割
其半顆令藥入中持與飛烏飛烏受
果即食時飛烏先患癩病既食果已
藥病相當即上變下瀉不能自持
醫王入村告村人曰此是猛光王第
一大象及賢善母象及飛烏使者汝
等好看勿令損失若有參差必獲重
罪囑此語已尋路而去諸人奉命看
養飛烏令得病差彼醫童子治猛光
王既得病差是時飛烏却赴王所王
見問曰醫人何在飛烏荅曰王得醫
人欲何所作我捉得時當斬其首荅曰
王今病差巨癩復除應合賞賜何因
斬首王聞此言善哉善哉隨意重賞
報彼大恩飛烏即作勑書報醫王曰
仁是醫王合得重賞何故逃走信至
可來受王賞賜侍縛迦還書報曰我

蒙皇恩珍財靡闕王若於我生歡喜

仁是醫王合得重賞何故迯走信至

可來受王賞賜侍縛迦還書報曰我藉皇恩旀財靡闕王若於我生歡喜者請所賜物並迴與彼侍醫童子是時大王多以財貨賞賜醫童王又遣使人將大氎一領價直百千兩金送與醫王侍縛迦得衣便作是念此合王著何人堪受復作是念世尊乃是無上大師是我之父宜將奉獻即詣佛所奉上其氎世尊見施告阿難陁曰應將此衣作支伐羅時阿難陁即便割截作佛三衣有餘白佛佛言汝及羅怙羅隨應著用時尊者阿難陁作上下二衣復與羅怙羅作僧脚崎服

復次應知醫羅鉢龍因緣之事昔於覩史多天宫殿之上有書佛語問答之詞頌曰

何處王爲上　於染而染著　無染而有染
何者是愚夫　何處愚者憂　何處智者喜
誰和合别離　說名爲安樂

若佛世尊不出於世此之頌義無人能受亦無解者若佛出現有能受持及能解義時北方多聞藥叉天王有緣須至覩史天宫見斯問頌心生希有便記其文不能解義持至本宫書

在版上[illegible]寺[illegible]羅國有[illegible]

緣須至覩史天宮見斯門頌心生希

有偈記其文不能解義持至本宮書
在版上尒時得叉尸羅國有舊住龍
王名醫羅鉢長夜希望何時得見世
尊出世時彼龍王有一親友藥叉名
曰金光因至北方多聞天所於彼版
上見此書頌因即憶持不能解義時
此藥叉持往得叉尸羅國與醫羅鉢
龍王而告彼曰親友此是佛說深義
無人能解汝可記此法頌并持金篋
滿中盛金遍遊諸國聚落城邑唱如
是言若有能解此頌義者我與金篋
而為供養若處無人能解了者即可
告言此處無人不名國邑作是唱已
復往餘處龍王聞已欹受經頌即自
化身為摩納婆形并持金篋遍遊諸
國城邑聚落漸次行至婆羅痆斯國
於其城內四衢道中唱如是語現在
城中諸人衆等及以外來四遠商客
當聽我語即說其頌此之問頌是我
將來若能解者即與金篋而為供養
乃有无量百千人衆悉皆雲集其中
有聰明博識情懷貢高亦有聞已心
生希慕驚怪非常然無有能為解釋

者龍王唱言婆羅痆斯既無智人此
非城邑時諸婆羅門居士等咸聚集

有聰明博識情趣貢高亦有聞已心
生希慕驚性非常然無有能為解釋

者龍王唱言婆羅痆斯既無智人此
非城邑時諸婆羅門居士等咸報摩
納婆曰勿為斯唱此非城邑我此城
中有上智人住阿蘭若且待彼来當
解斯義問曰彼名字何荅曰名那剌
陁若如是者我今且待時那剌陁於
靜林中得信来至時彼化龍當前而
住白言大仙我今將此問頌詞句来
至於此若人解者我與金篋而為供
養時那剌陁聞已記憶告摩納婆曰
當為汝釋問曰何時荅曰十二年後
白言大仙時太長久復言六年荅言
太久三年一年六月三月一月半月
乃至七日白言大仙我待七日化龍
報曰大仙隨意我且虔誠
時那剌陁與五苾芻先為親友往彼
告曰有一摩納婆將此句頌及持金
篋来至我所作如是言有人能解此
句頌者當與金篋而為供養然彼句
頌文少義多甚深難解今欲如何苾
芻告曰那剌陁應往佛所而為諮問
那剌陁曰仁者佛出世耶荅曰已出
問曰住在何處荅曰在仙人墮處施

鹿林中時彼聞已心大歡喜馳即往

鞞剌陁曰仁者佛出世耶答曰巳出
問曰住在何處答曰在仙人墮處施

鹿林中時彼聞巳心大歡喜馳即往
詣薄伽梵所見三十二相炳著其身
八十隨好莊嚴赫弈圓光一尋以為
映佩明逾千日形若寶山色相殊妙
心神寂怕過十二年修禪定者既得
親覩生希有心如無子人忽得於子
如貧窮人得大寶藏猶如太子得紹
王位如久積集善根有情初得見佛
時鞞剌陁深心歡喜亦復如是漸至
佛所礼雙足巳退坐一面世尊隨彼
意樂隨眠根性差別當機為說四聖
諦法令彼悟解既聞法要以金剛智
杵摧破二十薩迦耶見山證預流果
見實諦巳頂礼佛足白言世尊我願
於佛善法律中而為出家成苾芻性
堅修梵行佛言汝先許為摩納婆解
釋頌義應先往彼為其說巳然後出
家白佛言我雖獲得如是智見然於
頌義未解宣陳既無辯才設往何益
佛言汝可往彼作如是語汝可為我
說其問頌彼若說巳應如是荅
第六王為上　染處即生著　無染而起染
說此是愚夫　愚者於此憂　智人於此者

憂處能別離　此則名安樂
彼荅言我不能解[illegible]

第六王為上 滌處即生著 無滌而起滌
說此是愚夫 愚者於此憂 智人於此喜
憂處能剃離 此則名安樂
彼若旨言我不能解更為說頌
若人聞妙語 解已修勝定 若聞不了義
彼人由放逸
彼若聞頌更作是語
汝今說佛語 我未閑其義 迷情不能了
疾可為除疑
說此語時汝可對彼以爪截桑若更
問言世尊出世報言已出若言何處
荅曰在施鹿林中鄉剌陁受佛教已
至摩納婆所作如是語汝可說頌即
以頌荅具告其事乃至報佛在鹿林
中時瞖羅鉢便作是念我若於鄉剌
陁前現本龍身彼便輕我若為婆羅
門身往世尊所此婆羅痆斯有大婆
羅門解三明書及四明論彼若見我
為摩納婆形共生嫌議諸婆羅門生
高貴族何故自界向裔荅摩處復作
是念作本龍身往世尊所龍有多愁
恐為障导我今應可作轉輪王詣世
尊所即便化作轉輪聖王七寶導前
并九十九俱胝兵旗扈從千子圍遶
如半月形各以種種寶物而作莊嚴
復有無量種種外道沙門梵志百千

并九十九俱胝兵旅衛千子圍遶
如半月形各以種種寶物而作莊嚴
復有無量種種外道沙門梵志百千
人衆而為輔翊於王頭上持百丈傘
蓋威光赫奕猶如日月往世尊所尒
時世尊於無量百千大衆之前而為
說法時諸大衆遥見輪王無量百千
軍衆圍遶生希有心共相謂曰此之
輪王從何處來世所未見豈非梵天
王等來供養耶時諸人等或有愛樂
心生貪著願此王身各生異念王至
佛所頂礼雙足却坐一面
尒時世尊告言汝愚癡人於迦葉波
佛時受佛禁戒不能護持遂便破戒
感此下劣長壽龍身今者何故還起
諂心誑我徒衆汝今還可復其本形
龍王白言世尊我是龍身多諸怨惡
恐有衆生共相損害尒時世尊告金
剛手曰汝可護此龍王勿令損惱時
金剛手受世尊語已便為守護隨後
而行是時龍王從坐而起別至一處
遂復本形身有七頭廣長無量頭枕
婆羅痆斯尾在得叉尸羅國 相去有二百驛
由先惡業一一頭上各生一醫羅大
樹被風搖動膿血皆流霑汙形骸臭
穢可惡常有諸虫蠅蛆之類遍其身

由先惡業一一頭上各生一醫羅大
樹被風揺動膿血皆流霑汙形骸臭

穢可惡常有諸虫蠅蛆之類遍其身
上晝夜唼食令他嫌恥不樂觀見是
時龍王即以本身詣世尊所頂礼雙
足却住一面時諸大衆見此龍身恐
怖可畏離貪欲人尚生恐怖況未離
者見此龍身廣盛鱗甲皆悉劈裂瘡
潰膿流種種異色身體凹凸高下不
平其形廣大能不驚懼皆白佛言此
是何物来世尊前尒時世尊告諸大
衆此是前来轉輪王身汝等於彼生
死榮花心生愛樂此是本形彼是化
作由先惡業報受斯苦彼諸人等聞
佛說已各懐憂惱默然而住龍王白
言唯願世尊為我授記當於何日捨
此龍身佛告龍王當来人壽八万歲
時有佛出世号曰慈氏十号具足為
汝授記當免龍身是時龍王即於佛
前悲號啼哭諸頭眼中一時出淚成
十四河駃流驚注佛復告言汝且裁
止莫大啼哭流淚不止令國破亡龍
白佛言而我本心不害小命何況損
國作是語已頂礼佛足忽然不現
是時大衆咸皆有疑而白佛言此龍

宿世作何惡業頭上生樹身出膿血

國作是語已頂禮佛足忽然不現
是時大衆咸皆有疑而白佛言此龍

宿世作何惡業頭上生樹身出膿血
廣說如上佛告諸大衆欲知此龍宿
世因緣報得苦身自作自當無餘代
受廣如上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應當一心聽我所說乃往
過去於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
出世名曰迦葉波十号具足在婆羅
痆斯施鹿林中依止而住此龍于時
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善閑三藏具習
定門於寂靜處毉羅樹下而作經行
以自策勵于時毉羅樹葉打着其額
即便忍受後於一時繫心疲倦從定
而起策念經行葉還打額極生痛苦
發瞋怒心即以兩手折其樹葉擲之
于地作如是語迦葉波佛無情物上
見何過咎而制學處令受斯苦由彼
猛毒瞋心毀戒命終之後墮此龍中
毉羅大樹生於頭上膿血流出多有
諸蟲蠅蛆唼食臭穢非常汝諸苾芻
於意云何善閑三藏習定苾芻壞毉
羅葉者豈異人乎今此龍是苾芻當

知黑業黑報白業白報雜業雜報是

於意云何善閑三藏習定苾芻壞啓
羅業者豈異人乎今此龍是苾芻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七　第十四丈　恩

知黑業黑報白業白報雜業雜報是
故汝等應捨黑雜修純白業乃至說
頌如前
尒時鄔剌陁仙人詣世尊所頂礼佛
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先所許
者我已作訖欲於如来善法律中出
家修學佛言善来苾芻聽汝出家可
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如曾剃
鬚已經七日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
儀整肅如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命善来　鬚除衣著體　即得諸根寂
隨佛意皆成
時諸苾芻見鄔剌陁既出家已諸同
梵行者不知云何喚其名号以緣白
佛佛言此苾芻姓迦多演鄔應持此
姓即以為名時諸苾芻即依此喚尒
時佛告迦多演鄔曰然於世間有二
依止謂有見無見復由煩惱而作嬰
纒於此二見常為固執煩惱不除恒
懐我慢與苦共生隨苦俱滅汝迦多
演鄔由無疑惑自生智慧正見現前
如佛所見何以故世間生法正智見
已世執無見即不復生世間滅法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七　第十五丈　貝

智見已世執有見即不復生迦多演

如佛所見何以故世間生法正智見
已世執無見即不復生世間滅法正

智見已世執有見即不復生迦多演
那於此二邊勿為執著如來常依中
道而為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
故彼生即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
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
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
老死憂悲苦惱如是極大苦蘊相續
而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即是
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
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
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
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
滅故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極大苦
蘊悉皆散滅于時迦多演那聞佛說
已即於座上觀知生死五趣輪迴有
為無常苦空無我心開意悟斷諸煩
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
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导如手撝空
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
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
皆悉恭敬因佛與名迦多演那從是
已後名大迦多演那

尒時嗢逝尼國人多疫死喪與相次

皆悉恭敬因佛與名迦多演那從是
已後名大迦多演那

尒時嗢逝足國人多疫死喪輿相次
屍骸遍野王及國人悉皆憂惱白
王曰王今宜可修諸福業或去供養
沙門婆羅門或去可作呪術藥法王
聞議已祈請攘災悉皆備作莫除疫
癘百姓安寧告守門人曰汝等須知
若有沙門婆羅門等來入城中能除
疫者即當報我尒時如來大師知此
國人多遭疫病死亡無數欲存救愍
無上世尊常法如是觀察世間無不
聞見恒起大悲利益一切於救護中
最為第一最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
惠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
度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
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
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
覺花離世八法亦八正路永斷九結
明閑九定充滿十力名聞十方諸自
在中最為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
振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
佛眼觀察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
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堪受化作何
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
以智安膳那破無明眼膜無善根者

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堪受化作何
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
以智安膳那破無明眼膜無善根者
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更增長置人
天路安隱無畏趣涅槃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慇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佛作是念誰能調伏嗢逝尼國猛光
大王并後宮婇女及諸人庶世尊觀
知大迦多演那苾芻能調伏彼即便
告曰大迦多演那汝可觀察嗢逝尼
城猛光大王及宮內婇女并諸人庶
令得安樂尊者白佛如世尊教于時
尊者至明旦已執持衣鉢入婆羅痆
斯次行乞食食已執持衣鉢與五百
苾芻往嗢逝尼國路次建拏鞠社國
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是尊者故舊
知識家有一女儀容端正美色超絕
鬘彩光潤無與比者因此立名号為
妙鬘有音樂人從南方來見女妙鬘
頭鬘奇好詣婆羅門所告言大婆羅
門此女頭鬘是我所須可賣與我以
一千金錢用酬價直婆羅門荅曰婆

羅門法不應賣鬘何故汝今作非法
語彼

門此女頭髮是我所須可賣與我以
一千金錢用酬價直婆羅門荅曰婆
羅門法不應賣髮何故汝今作非法
語彼不遂心𢘆然而去後於異時父
便命過母聞聖者大迦多演那與五
百人來至此國不遠而住為夫新死
心懷憂慼聞尊者來更加思念顦顇
而住其女妙髮見母憂愁問其所以
母今何故以手掌頰懷憂而住母曰
聖者大迦多演那是汝亡父故舊知
識今來至此汝父身故家復貧窮不
能辦得一中供養故我懷憂女曰若
尒樂人買髮酬直千錢可取其價以
充供養我髮後時更復生長願母勿
憂母聞語已知有淨信詣樂人所告
言仁者我女頭髮仁先求買酬直千
錢必其須者可還前價荅言老母當
時我等要須此髮今乃無用若其出
賣可取半價荅曰任意即便酬直取
髮將去
尒時尊者行至其城於一靜處安心
而住婆羅門妻詣尊者所頂禮足已
白言聖者行途安不我夫在日與尊
者相識幸見慈愍明日午時受我微
請尊者曰我衆極多卒何能濟聞言
聖者衆有幾多荅有五百人報曰甚

者相識幸見慈愍明日午時受我微
請尊者曰我衆極多卒何能辦聞言
聖者衆有幾多答有五百人報曰甚
善尊者默然尒時老母知受請已礼
足而去即於家中辦諸供養至明清
旦敷設牀席貧財淨水往白食辦願
聖知時于時尊者於分食時執持衣
鉢與五百人至女人舍就座而坐見
坐定已老母即便自手行與種種上
妙飲食食了嚼齒木澡漱說屏除鉢
已取一小席坐聽說法尊者欲為說
法問言尒女妙鬘今在何處答曰容
儀不整未敢輒來雖阿羅漢不觀不
知即便斂念觀彼女心知極淳善告
言彼女心善可喚將來即命出屋至
尊者所以殷重心礼尊者足退坐一
面母曰此是妙鬘雖知輕觸請與尊
者為女母重白言既相繫屬要有因
緣事須諮問此女今者欲與誰家尊
者報曰我出家人不應問其俗事然
此女兒必當獲得內外莊嚴瓔珞之
具數各五百五大聚落以充封邑母
曰我是貧家誰當見與如是勝事尊
者曰勿作是語此女福德高遠以殷
淨心於勝福田而興供養必當獲此
殊勝果報勿懷憂惱母便默然尊者

者已勿作是語此女福德高遠以穀
淨心於勝福田而興供養必當獲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十六
殊勝果報勿懷憂惱母便默然尊者
爲其母女亦教利喜說妙法已從坐
起去漸漸遊行至嗢逝尼國遶入城
中所有災患半皆除殄時守門人往
白王曰王今知不有五百人容儀殊異
遶入城內所有災患半皆除息王曰
此誠善事應中供養時諸婆羅門來
白王曰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除障
事是我威力災患半銷未久之間悉
當除殄何因令說由彼苾芻諸苾芻
呪願彼王無病長壽已辭王出去
王告臣曰門人報我有五百人容儀
殊異遶入城內所有災疫半皆除殄
諸婆羅門言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
除障事是我威力災障半銷未久之
間悉當除殄不由外人我今不知是
誰功力卿等宜當將諸苾芻及婆羅
門至爲廐中於不淨地以麁米餅投
醋漿水令彼俱食食罷去時兩朋皆
問大王今日設食
如何諸臣白王如是應作即於爲廐
如教設食食了出時門人先問婆羅
門曰仁等今日受王供養其食如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日
彼便大怒高聲唱曰我等觀此非法
貪王且以麁餅惡漿

如教設食食了出時門人先問婆羅
門曰仁等今日受王供養其食如何
彼便大怒高聲唱曰我等觀此非法
貧王但以麁餅惡糜澆醋漿水設婆
羅門何福之有門人聞已默尒而住
彼去之後苾芻次来問言聖者王所
設供其味何似荅言賢首施主所惠
受者應食足得充軀以終日夜時守
門者便入見王具陳二說王既聞已
復告白曰卿今更可於為麁中清淨
之處設美食已還同前問即於淨處
敷好座席敬奉名飡欲出之時復如
前問婆羅門曰卿如剎利灌頂大王
所設精奇獲福無量門人報曰王宮
厨饍事難一准因何今日不見嗤嫌
彼便默去次苾芻来問如前荅門人
入見以事白王王復出教如前為麁
馬麁亦然淨穢精麁問荅相似王聞
語已作如是念諸苾芻衆是真福田
非婆羅門也便起深信即行詣彼大
迦多演那處礼足而坐尒時尊者為
王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王復礼
足白言尊者幸願慈悲及諸聖衆明
就我宮為受踈食尊者默許王見受
已礼辭而去即於其夜辦上妙食晨
朝起已敷設座席安淨水器遂令使

就我宮為受蹠食尊者默許王見受
已礼辞而去即於其夜辦上妙食最
朝起已敷設座席安淨水器遂令使
人往白尊者食已脩辦願聖知時是
時尊者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將諸苾
芻詣設食處就座而坐
王令倡妓奏諸音樂歌舞齊發尊者
僧衆整容端坐収攝諸根鼓樂聲了
王問尊者曰管樂如何堪聽察不尊
者荅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善惡王
曰諸根内閑容可不知對境馳心何
不聞見尊者欲令體悉其事作善方
便而告王曰王令頒有合死人不王
曰欲須何用荅曰王可以鉢平滿成
油置彼手内令人執刀隨後驚怖不
應損害報言若油一渧墮于地者當
斬汝首任其遊履并復於前多置妓
女奏諸音樂還来至此問持油人美
女容儀音樂好不然後於我方生實
信王聞告已皆如所言次第而作彼
人来至問曰美女容儀音樂好不荅
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好惡王曰汝
有眼耳何不見聞荅言大王若我油
鉢一渧墮者彼執刀人當斬我首擴
屍在地我於尒時恐鉢傾側怖頭落
地一心持捧卒荅廻来何暇能知美

鉢一渧墮者彼執刀人當斬我首擴
屍在地我於尒時恐鉢傾側怖頭落
地一心持捧辛苦迴來何暇能知彼
女容儀歌舞善惡王遂無言默尒而
住尊者問曰大王見不王言已見大
王此人但為一生之命懼違大苦辭
重正念不為縱逸善護自身况我以
當於諸歌舞並皆捨棄此是多生苦
痛因故寧容輙更欲見聞耶王觀油
鉢審察其情於尊者邊倍生敬重是
時太子諸王內宮婇女及衆士庶皆來
隨喜以種種上食供養苾芻時衆食
了嚼齒木澡漱已屏除鉢器於尊者
前王居卑座聞尊者曰餘處頗有以
妙飲食供五百聖衆與我等不尊者
曰王是國主控御百城隨念皆來無
所乏少以上飲食供五百僧豈成希
有我昨來時於一聚落家有少女恨
已貧窮遂自剪髮賣得五百金錢奉
我徒衆敬設名飡斯成希有
王聞是語作如是念彼女之髮價直
五百諸天婇女難以為比當須審察
彼是何人我當取之尊者德高理難
致問遂命使者曰汝今可行隨尊者
衆處於何村邑有女賣髮得五百金
錢奉為尊者大迦多演那設食供養
是誰之女我要須見更知王心即行

采處於何村邑有女賣髮得五百金
錢奉為尊者大迦多演那設食供養
是誰之女我要須見使知王心即行
尋問展轉遂至建拏鞠社城既至城
中周遍詢訪知其處所適本求心暫
憩息已詣婆羅門舍於其門立見母
出来問安隱不母便問曰仁今至此
欲何所求荅曰欲求妙髮以為婚事問
言為誰荅曰為猛光王以充國后母
曰甚善然娉財不少恐事不成使者
曰其物幾何母曰内莊嚴具娉滿五
百外諸瓔珞其數亦然五大聚落以
充封邑得此物者我當與女使者聞
已馳還報王白言大王我求得女王
曰今共何言荅曰我報其母王取充
后王曰彼索娉財便具談王聞報
已語言隨其所索多少皆與使銜王
命還向女家共相許可卜選吉日廣
偹禮儀前後行軍威嚴旗鼓從建
拏城將至嗢逝尼國既入城已即於
是日所有疫癘並悉消除國界休寧
人民安樂因此嘉應遂共号曰安樂
夫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